

民国时期

经济

纪实

第一卷

第

1

卷

何俊良 编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

第 1 卷

何俊良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（西安）

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(第1卷)

何俊良 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3.25印张 344千字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 000

ISBN 7-5604-1160-6/I·160

定价:18.00元

编者的话

沧桑巨变，星转斗移，民国已经成了昨日星辰。

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烈的转折时期，这一时期，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，血与火的较量。各路军阀的争夺，国共两党的角逐，抗击日寇的烽烟，人民解放的凯歌，把中华民族引向一个新的世界。

民国的昨日星辰中，有恒星，有行星，也有昙花一现的彗星和流星。现在，有的依然放射着耀目的光辉，有的则融入了历史的黑洞。了解这些昨日星辰，对于今日的中国，并非没有意义。人们为了明天，往往要在昨天寻觅。

为此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》，以飧读者。

所谓重大事件纪实，当然要突出两点：一是大事，二是纪实。

什么是大事，见仁见智，说法不一。我们考虑，对大事的选择，应当以是否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或强烈冲击为前提。但是，具体选编起来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有些事件，虽然看起来不大，却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东西，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，所以也在选

入之列。有些事件过大，就一个事件写一部长篇巨著也绰绰有余，我们就选其一个侧面，以小见大。而有些重大事件，则因为目前还没有纪实作品反映，有待以后再版时视情况予以补充，这是需要请读者谅解的。

什么是纪实，似乎没有多少争论。但为了稳妥，我们还是对基本史料进行了相应的核对，而且对拿不大准的问题请教了有关专家，力求作到真实可靠。

在选编过程中，我们根据情况，对个别篇章的部分内容或题目进行了文字性的删改。

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原作者的鼎力相助和热情指点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，我们始终未能与个别原作者取得联系，为了不使优秀作品付之阙如，我们只得先行选入。望有关作者见书后迅速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。

选编作品看起来简单，要下功夫做好却不容易。个中甘苦，只有编者自己清楚。尽管我们费了很大气力，但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诚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97年3月于西安

目 录

- ① 徐晓林 钱 坤 张德鹏
告慰英烈 黄花岗烈士矗丰碑 (1)
- ② 陆茂清
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记 (18)
- ③ 陆茂清 王 霖
民国第一大血案 (43)
- ④ 周均美
五四风云 火烧赵家楼的前前后后 (56)
- ⑤ 刘 勇
国宝沧桑 故宫文物历难记 (64)
- ⑥ 刘秉荣
金戈铁马 国民革命军征战纪实 (79)
- ⑦ 张 云
井岗红旗 毛泽东上山割据 (157)
- ⑧ 何林荣
皇姑屯炸车案秘闻 (177)
- ⑨ 刘秉荣
张学良东北易帜 (187)
- ⑩ 尹家民
蒋介石与十三太保 (207)

● 徐晓林 钱 坤 张德明

告慰英烈 黄花岗烈士矗丰碑

涉猎过近代史的人，恐怕无不知黄花岗 72 烈士者，广州辛亥“三·二九”起义失败，众多志士牺牲，清军全城戒严，挨户搜捕革命党人，值此白色恐怖笼罩、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，有一位貌似文弱然胆略惊人的知识分子，挺身而出，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，冲破层层艰难险阻，终于将 72 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，完成了一件震动时人的义举。他就是广东近代传奇式人物、同盟会志士潘达微。

夫妻设计 假迎亲巧送弹药 广州举义 七十二烈士捐躯

1911 年 4 月中旬，南国羊城，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一队又一队辫子兵，络绎不绝开进广州城，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，路人稀少。提刀握枪的兵勇穿梭巡查，见有形迹可疑者，便大声喝斥，围上前去盘问，答话稍有结巴，即被一顿拳脚，绳索加身，拖去营地审讯。原来 4 月 8 日那天，新从南洋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，在

大庭广众之下，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；又有革命党人吴镜携带炸药上岸，被清军查获。街巷风传，革命党将在广州大举，两广总督张鸣岐、水师提督李准惊恐之余，严加防范，向省城调来大批援军，令在大街小巷昼夜巡逻，肆意捕人，监狱竟至人满为患。繁花似锦，喧哗热闹的广州城，一变而为一派恐怖、萧杀之气！

“笃笃笃！”一个黑影靠近了美术瓷窑门口，四顾无人，举手轻叩。“暗号！”美术瓷窑主人潘达微披衣下床，“呀”的一声门户半开，来人闪进屋内，把门掩上，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信札：“这是实行部着我送来的。”随即匆匆离去。

早在1910年春，孙中山先生召集黄兴、赵声等同盟会骨干，在南洋槟榔屿开会，议定于次年春集同盟会之精英，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。计划占领广州后，兵分两路北上，会师长江，联合各省党人，直捣幽燕，推翻清廷。1910年底，黄兴、赵声等在香港积极筹划起义事宜。革命党人纷纷潜入广州，建立秘密机关，接洽各方同志，制作炸弹，运输贮藏武装弹药，潘达微与其妻子陈伟庄，夜以继日地参与了起义准备。

潘达微，清末武官潘文卿之子，这位出身番禺名门望族的公子，因不满清廷的专制腐败和列强的恣意侵袭，毅然背叛家庭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——中国同盟会，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伟大革命运动，曾撰写过许多抨击满清统治者的文章，成为广东鼓吹革命的一支笔。辛亥革命前夜，他与陈树人、邓慕韩在广州创办了《平民报》，自任主编，针砭时弊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，为武装起义作舆论准备。并在广州河南保光里开设了“美术瓷窑”，以此为掩护，联络同志，制造弹药，传送情报。刚才接到实行部命令，要他在3日之内，将一批弹药运往城内秘密据点，供起义之用。

事不宜迟，且不可有丝毫疏漏。潘达微睡意全消，伫立窗前，苦苦思索办法。

“当心着凉。”妻子陈伟庄将一件上衣披在他肩上，“什么要紧事，把你难成这副样子？”说着，从丈夫手里接过信札，细细看毕，冲着丈夫一笑：“何不老法新用，不过，今天这一次我是不便再当新娘了。”

“也曾设想过，无十分把握。”潘达微沉吟着，“近日清兵盘查特严，一旦出了差错，牺牲自家事小，损及革命事大，故须有万全之策。”

“噢，想起来了，我有个远房伯伯，在清兵中任管带，日前回娘家时，听说他已调来省城，负守南门之责，明日一早我去探听一下，若果真如此，事就不难了。”

“如此最好，烦你辛苦一趟。”

红灯开道，花轿随后，一支迎亲队伍吹吹打打，缓缓行进，已至南城门外。

“停下！”随着一声吆喝，五六个辫子兵一拥而上，为首的小头目瞪着眼睛嚷道：“新娘下来，先检查花轿。”边说就要伸手掀轿帘。女傧相横跨一步，挡住小头目：“新娘出嫁，不到夫家不下轿，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。”小头目待要发作，抬眼一看，见俊秀妩媚一女子，亭亭玉立面前，脸呈娇怒，益发动人，到嘴边的粗话又缩了回去，怔怔发呆。忽然觉得右手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原来是男傧相塞过来两卷用红纸裹着的银元。

“请长官高抬贵手，乡里乡亲的，免得面子上过不去。”男傧相陪着笑脸道：“这点小意思，给弟兄们买碗酒喝。”小头目一把抓过，“咔嚓”扳开，取出二枚一敲，铮然声脆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“兄弟我倒好说，只怕让管带知道了，吃罪不起。”

“什么事，吵吵嚷嚷的！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女傧相在前，管带在后走了过来。“放他们进城！”管带一挥手。

乐声又起，女傧相提高了嗓门，亲昵地对管带说：“阿伯，多来我家走走，下次回家时，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。”小头目边把银

元往怀里塞，边偷看管带脸色，暗自庆幸：还好未曾闯祸！

这对男女傣相，正是潘达微夫妻两个。以娶嫁用的花轿运送武器弹药，乃是当时革命党人别出心裁的一大妙计。

花轿进入“新郎”家后，潘达微寻见实行部实行员，人称“炸弹大王”的喻培伦，问道：“前次请托加入先锋队一事如何？”

黄兴为确保起义胜利，决定从南洋及国内各地，抽调部分忠勇强健而精于枪法的同盟会员，组成“先锋队”作为直接参加武装起义的骨干，亦即敢死队。潘达微早就申请加入，拜托喻培伦多加关照，以遂决战阵前之夙愿。

“统筹部已作研究，名单中不曾有君。”喻培伦见潘达微面有憾色，解释道：“君身体羸弱，冲锋陷阵恐非所长，然君文笔超群，家设秘密机关，执掌《平民报》，万一此次事不成时，正可呼吁民众，联络同志，再接再厉重举义旗，以达革命最终之成功，所谓后继有人是了。如此重任，不可缺君。”

“既如此，只能以革命大计为重了。”潘达微依然不无遗憾。

1911年4月27日（农历三月二十九日）下午5时半，螺号齐鸣，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。潜伏在小东营的先锋队，个个臂缠白色标志，一手提刀，一手握枪，腰挂炸弹，如猛虎下山，直扑清军要地，霎时全城枪声大作，杀声震天撼地。黄兴亲率百余人，攻打头号目标——两广总督衙门，杀散两厢及大堂卫兵，直入衙内，四处搜寻，不见总督张鸣岐。唯见后墙洞开，原来张鸣岐已穴墙逃走。

黄兴令放火退出，至东辕门忽闻一片鼓噪，枪声震耳，义勇们接踵倒地，饮弹牺牲，这时大队清军闻讯赶来，四面围住，长短枪齐放。黄兴令各自寻找隐蔽物，就地卧倒，奋力对峙，自未至酉，虽毙伤众多清军，自己也遭惨重伤亡。眼见敌越聚越多，再拖延下去，必致绝路，于是下令分路突围，拟与响应起义的新军会合。不料突围途中，遭围追堵截，队伍被打散。义勇们无一退缩，各自为战，在街

头巷尾与敌人激烈争斗，枪声彻夜。延至第二天傍晚，或身中刀枪，壮烈捐躯；或身负重伤，力竭被擒；只有部分杀出重围，保全了性命。黄兴也身负数伤，躲进女同盟会员徐宗汉家中，草草裹伤后，乔装打扮从冷僻处缒城而出，逃往香港。

由于敌人防范在先，力量悬殊；加之陈炯明等起义领导人临阵变心，畏敌不动，只黄兴一路孤军奋战，“三·二九”起义惨遭失败。

“来啊！”“喳！”两广总督衙署大堂，两队全副武装的卫兵相对而立，从堂前阶下延伸到大门外。堂上衙役一律捋袖抡拳，个个凶煞神也似满脸横肉，双眼血红。青砖地上，堆着各种刑具，血迹斑斑。案前端坐着总督张鸣岐，在他旁边则坐着水师提督李准。这位从墙洞里侥幸逃得狗命的总督重抖威风，一并审讯并下令处死了好几个伤重被俘的同盟会志士。

“传我的令，关闭城门，全城再度搜查，凡不留辫子的，不问老少，尽数抓起来！”张鸣岐擂动惊堂木，声色俱厉。“再有，所有被杀乱党的尸体，肢解后抛弃街上，暴尸10日，以儆效尤！”李准咬牙切齿补充道。

于是乎，自越秀山麓至双门底的街道上，尸骸枕藉，血流遍地，行人断绝！

侃侃而谈 张大帅府道就范 仗义执言 乡督办出面斡旋

起义失败，众多同志死节，潘达微夫妇悲恸万分，时而相对叹息，时而抱头痛哭，彻夜难眠。时清军正紧闭四壁城门，反复逐家搜查，潘达微以《平民报》访员名义，始得通行，侦知死难同志暴尸街巷，心不能安，与妻子商量，设法尽快将烈士遗体收葬，以安烈魂。然值此敌人大施淫威之际，既不能暗中营葬，又

不可抛头露面勉强行事，于是决定借助于慈善机构，使既不暴露身分，又达既定目的。遂往见方便善堂董事胡善波、广仁善堂董事徐树堂、广济善堂董事廖少帆、爱育善堂董事张子谦，以众多市民往访《平民报》、陈尸街头有碍卫生为理由，说动他们联名求见张鸣歧，请求及早埋葬死难者遗体。

潘达微与胡善波等同至总督衙门，递交名片后好一会，才传出话来：“大帅请进。”众人由书吏引入客厅，又过了半盏茶功夫，张鸣歧方才踱将出来，往太师椅里一仰，指了指椅子，示意各人入座，慢声问道：“诸位求见本总督，所为何事？”廖少帆先行回答：“已死革命党人暴尸街头，时已数日，既阻交通，且大碍卫生，我等受乡亲父老委托，求见大帅，请大帅下令早日埋葬。”

张鸣歧眯着眼，似听非听，胡善波接着说：“如今已入夏季，众多尸体业已肿胀，华宁里、制台前后街、小东营、二牌楼、史巷、状元桥、天平、莲塘、大石、厚祥及棋界各坊巷，无不臭气飞扬，苍蝇乱撞，莫说夜间，即使白日也人不敢行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张鸣歧恐是烟瘾来了，重重打一个哈欠，以不耐烦的口气说：“不消多说，本总督已知。”他将右手往椅子把手上狠狠一拍，恶狠狠地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就不相信乱党不是爷娘生的，都不怕死？非暴尸10日不可，杀一以儆百！”

“大帅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，然依我之见，未必奏效；更有甚者，于大帅极为不利。”说话的是潘达微，他刹住话柄，察看张鸣歧脸色，右手伸向内衣腰襟，似在掏取什么东西。张鸣歧见状，从椅子里一跃而起，大惊失色：“你欲何为……”近年来，清廷军政头目屡遭革命党人暗杀，孚琦就是被怀藏手枪的温生才挨近身边打死的。张鸣歧只当潘达微是杀手，吓得冷汗一身，及至见他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折扇时，方才定下心来，一边用手帕擦着额角上的汗珠，一边故作镇静道：“此话怎讲？愿听见教。”

“本人办报多年，留心时政属份内之事，从以往看来，革命党

人既不怕死，又难杀绝。自孙中山创建革命党，屡次兴兵作乱，如萍浏醴之役、潮州黄冈之役、惠州七女湖之役、钦州防城之役、镇南关之役、钦廉上思之役、云南河内之役、今次广州之役，虽均以失败告终，然败而又起，且一次较一次激烈。又香港传扬，革命党组织有暗杀部，所暗杀者，均系革命党之死对头，如吴樾炸出洋五大臣，徐锡麟之杀安徽巡抚恩铭，温生才之刺孚琦。今次广州举事，革命党死者甚众，漏网余党见将其同志暴尸街衢，久而不葬，愤慨必深，恐有敢死之士图谋行刺，以图报复。大帅身居总督高位，必为革命党之眼中钉，倒不如做个人情，令迅将已死革命党人埋葬，或许能缓解革命党人之恨，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之古训也。故我等此来，一则受百姓所托，二则实为大帅安全计，望大帅慎思。”潘达微轻摇折扇，侃侃而谈，张鸣岐既怕听，却又句句入耳，越听越是心头怦怦，上下打量潘达微，面向廖少帆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《平民报》主笔，本朝武官潘文卿之子潘达微，不只长于诗文，且善绘画，又熟知中外时政，广州城有名的才子。”廖少帆介绍道，张鸣岐一边点头，一边用手指轻轻叩着椅子把手，闭目沉思：这潘某所说不无道理，常言道，狗急跳墙，倒不如顺水推舟，以免真的招致不测，便说：“本总督素来以民瘼为念，看在诸位面上，日内将乱党尸体掩埋了吧，尔等且回。”

5月1日，总督衙门告各善堂，由善堂出面，收拾遗骸，至于葬于何处，听由番禺、南海两知县议定。各善堂便着人去各街巷，将烈士遗体集中于咨议局前旷地上。这时番禺、南海知县差人通知：乱党尸骸葬于臭岗。

臭岗，地处广州城东门外，历来为处决犯人之所。那里早年挖有巨坑，每斩杀犯人后，抛入坑中，以浮土虚掩，日晒雨淋，蝇麩虫钻，终年白骨暴露，臭气冲天，路人经过时，无不掩鼻，故名为臭岗，

诸同志为国捐躯，皓皓侠骨，岂能与残害民生的罪犯同穴？潘达微闻讯后，气不能餐，愤不能寝，赶去广仁善堂。因与善董徐树堂交往甚密，开门见山道：“历来收殓各类死者，自有不同地方，死难革命党人，别于盗贼，似可另行择地安葬。”徐树堂直摇头：“官府已传下话来，令葬臭岗，只能唯官是听，不可随意更改。”

潘达微慷慨陈辞：“诸义士死于大义，纯属为百姓谋幸福，他们均系国民一分子，如此草葬，心岂能安？且慈善事业，不计谁是谁非，施棺施礼，唯义所安。”

“依先生之见，当如何是好？”徐树堂似为潘达微的侠义心肠所感动。

“官府指定地点，囑善堂殓葬，乃属惯例，然善堂若营葬别处，官亦不会追究，此亦早有先例，善董若是同意，就由潘某另择墓地。”潘达微不假思索道，静等回答。然而令人失望，徐树堂沉默许久后，脸呈难色道：“但恐事泄，官府追究起来，必连累堂内一千人等，徐某实是担当不起”。

潘达微甚为沮丧，却又不甘就此离去，一边寻思对策，一边随手翻动募捐簿，一个名字跳入眼帘。心里一动：何不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动他出面斡旋，必有八分把握。便对徐树堂说：“待我去托人向官府疏通而后定。”说着起身告辞。

一辆黄包车停在江孔殷宅前，潘达微跳下车来，拾阶而上，看门老仆迎上前来：“潘先生好，老爷在家，随老奴进去吧。”

江孔殷，属广州屈指可数的豪绅，又挂着乡督办的衔头，堪称有权有势。此君信奉轮回转世、因果报应等佛教信条，认为生前做了善事，死后能率先转世投胎，重享荣华富贵，平时对社会公益事宜颇有热心，所以不只在官场里吃得开，于平民百姓中也有些名声。其父与潘文卿同为清末官吏，两家算是世交，江孔殷与潘达微便成了世兄弟。阳春三月时，江孔殷为外地流民慷慨解囊，施粥3日，潘达微将此事登载报端，赢得江孔殷的倍加好感。

未及寒暄，江孔殷笑哈哈地说：“多日未见老弟面，今日乘风到此？必有教益。”

“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潘达微撩衣入座，“有一事与仁兄商量，但不知肯否鼎力？”

“你我之间，情同手足，何事不能相商？力所能及者，决不推辞。”

“爽快，那就直言了。”潘达微端起茶盏，呷了一口，“听说番禺、南海县令欲将已死革命党人掩埋臭岗，弟以为死难众人，敢为信仰抛头洒血，大有‘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’之气慨，悲哉壮哉，风节感人。掩埋臭岗，与鸡鸣狗盗之类同穴，有辱敢死之士英灵，故特地登门拜访，请仁兄出面疏通，由弟设法另选墓地安葬之，想仁兄德高望重，声威倾羊城，两县令必能言听计从。”

“莫大是非之事，老弟何故强要涉足其间？”江孔殷故作认真道：“老弟莫非也是革命党？”

“仁兄倒也爱开玩笑。”潘达微莞尔一笑，“若能身入革命党，不论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，倒也值得！可惜弟祖上为清廷效力，又生性懦弱，但知舞文弄墨，闻刀枪厮杀便心惊肉跳，欲入革命党，彼亦不要。”他探前身子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不瞒仁兄说，死难革命党人中，有几个乃弟之好友，曾同窗共读，相聚时纵论时势，商榷诗文，甚为相得，如东莞之李文甫，嘉应之饶辅廷，南海之余东雄皆是。我等知书达理之人，交友不应以贵贱成败或重之，或轻之，实不忍挚友暴骨扬秽臭岗而为之，以全朋友之谊，也不枉相处一场。”

“老弟敢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可敬可嘉，我岂敢无动于衷，这就成全了老弟的义举吧。”

“谢仁兄。”潘达微如释重负，半真半假道：“古语云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这也是仁兄的一件功德事，一旦革命党得势坐天

下时，仁兄还是有功之臣呢。”

“说哪里话来，我只是看在老弟面上，与革命党则是河水不犯井水。来人，备轿，去番禺县衙！”

摘珥拔簪 筹款资求购墓地 几经周折 慰先魂烈士入殓

潘达微一踏进门槛，伟庄急切地问道：“事情顺利否？”

“费了好多口舌，总算办妥，连墓地也已购得。”他将事情经过叙说一遍后，对妻子说：“快把现存钱款清理一下，看能凑足300元否。”原来他在回家路上，拐弯去一熟悉的医生处，说定以300元向其购买沙河右侧一方土地，特赶回家中取款，以便再去医生处付款取契。不一会，妻子端了钱盒出来，满脸愁云道：“连零碎钱算上，尚缺百数。”

“去把我那只怀表卖了，估计能得百余元。”潘达微伸手去胸前内夹袋里取表。

伟庄挡了回去：“表必须留着，平时与同志约会，不可缺它，倒不如把首饰当了。”妻子边说，边侧头取下耳环，又将发髻上金簪拔下。

“这是你的陪嫁之物，当年离家出走寓居于此，因手头拮据，更为革命所需，已将玉镯、戒指等陆续典质，如今只剩下这点东西了，还是留个纪念吧！”

“毁家纾难，古有楷模。平阳公主为荡灭隋炀昏君，变卖家产，组建娘子军；文天祥夫妇以所有家财充作军费，重举抗元义旗。自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以来，又有多少同志舍弃自家生命？与诸烈士相比，捐输一点家财，又有何惜哉？！”伟庄讲到此，胸脯起伏，心情激荡，不禁热泪盈眶。潘达微为妻子揩抹眼泪，深情而感激地说：“有如此贤妻，达微生平之愿足矣！”

忽听得门外喊道：“潘先生在家吗，”潘达微忙迎了出来，一看，原来是卖地给他的那位医生。医生口未开而脸先红，低头喃喃：“潘先生，真对不起，这地，恕不能出售与你了。”

“这是为何？”潘达微如冷水浇顶，惊问其故。

“听说先生买地安葬已死革命党人，想我上有年迈花甲的双亲，下有尚未成家的儿女，若被官府知情追究起来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杀头，这一摊子老的小的托付与谁？求先生垂怜。”

潘达微双眉紧锁，半晌无语，医生复又道：“至于先生有别的需求，如缺钱，愿尽微力，这80元，就借与先生供买地之用。”

观医生言语神情，潘达微知买地无望，他不愿强人所难，便收下借款，将医生送出门外。

医生去后，潘达微复又四处奔走，求购墓地，对方一听说埋葬死难革命党人，均一口回绝，直至红日西沉，竟毫无结果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潘达微再去广仁善堂，一见徐树堂的面，满腹愁苦再难抑制，伏案痛哭，泣不成声。徐树堂温颜问道：“江督办既已与官府说通，允由先生负责择地安葬死难党人，不知又有何为难事，值如此伤心。”潘达微将求地不得事相告后说：“堂内各位善董，均是我父知交，善堂初建时，我父为创始人之一，曾捐给巨款，不知各位是忘了，还是不知？不然今小子有难，为何忍心袖手旁观？”

徐树堂脸露愧色，说：“令尊大人对本堂的恩德，我等铭记心田，焉敢忘怀！若需葬地，本堂可助一臂之力，有地一段，位于沙河马路旁，名红花岗，青草白地，可称净土，但不知先生中意否？如若可用，愿以此奉献。”

潘达微道谢过后，即奔去岗上察看，地势虽算不上雄壮，但于仓促间得之，已属难能，勉可自慰。遂又赶回善堂，与徐树堂约定，由他连夜雇请土工掘挖墓穴，并请件工明日上午会聚咨议局前，收尸入殓，棺材亦由广仁堂施给，并请徐树堂约请各善堂